世界名著必读经典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昆虫记

[法国] 法布尔 著　张菊红 马维维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 /（法）法布尔著；张菊红，马维维译.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399-9714-8

Ⅰ. ①昆… Ⅱ. ①法… ②张… ③马… Ⅲ. ①昆虫学—普及读物 Ⅳ.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9936 号

书　　名	昆虫记
著　　者	（法）法布尔
译　　者	张菊红　马维维
责任编辑	聂　斌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714–8
定　　价	3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雕虫大美

陶　林

在法国昆虫学家、博物学家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Jean-Henri Casimir Fabre）（1823—1915）没有写出十卷本《昆虫记》之前，没有人能够想象那些令人望而生厌的小虫子的世界能有多么美。在《昆虫记》问世后，人们才真正相信，美的确蕴藉在大自然的万事万物之中。是的，美无处不在，发现美的眼睛非常珍贵。只有当你有一双上帝般纯澈的眼睛，就会发现美无处不在。

法布尔生就有一双上帝般的眼睛，他一生似乎别无所长，仅好观察虫子，并以书写虫子为乐。然而，他所能呈现的昆虫的世界，让我们对造物的美学、自然与宇宙的美坚信不移。

这位被后世尊为“昆虫界的荷马”、昆虫界的“维吉尔”的伟大作家 1823 年 12 月 21 日出生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的一个小山村——圣雷翁。出生后的几年时光，法布尔被父母送到山村不远的马拉瓦尔。那是一个小集镇，他的祖父母家住在小镇上，生活水平相对较好。当时，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表现出对于自然和昆虫的强烈喜爱之心。这个非常喜欢安静深思的小男孩，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敏锐的观察力，能够盯着织网的蜘蛛、搬家的蚂蚁一看就是半天。

早年的法布尔家境贫困，到了青年时代，他选择了公费支持的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他曾多年担任小学与师范学校的老师。在此期间，法布尔坚持自学不辍，先后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兼任博物馆的馆长。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涵盖数学、博物学、物理学、植物、昆虫等学门。他早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不菲的成绩，发表了多篇相关的论文，包括《茜草：专利与论文》、《阿维尼翁的动物》、《块菰》、《橄榄树上的伞菌》、《葡萄根瘤蚜》等。其中昆虫的研究成果深受当时生物界权威达尔文的推崇，称赞他是“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作为一名中小学教师，他编写过好几册的化学物理课本。他的课本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被他们称为“像诗一样的教科书”；而除此之外，这位好学不倦的奇才，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喜爱古罗马作家贺拉斯和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曾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语写下了许多诗歌，还将普罗旺斯的诗人的作品翻译推介出去，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牛虻诗人”。此外，他还曾用自己的小口琴谱下一些小曲，教会自己的学生们咏唱。他在绘画、水彩方面也都是自学成材，曾创作不过不少精致的菌类图鉴，并流传后世。那些画作，一度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称赞不已，并悉心收集收藏。纵观法布尔的学术成长历程，我们充分印证了“兴趣”在培育学人方面的重要性。显然，一切不以个人兴趣为中心的教育培养体系，都是糟糕、乏味的，既违背人性又无益于社会进步的。为塑造丰富之人生，智育、美育、文育、科学都不可偏失。

当然，法布尔的创作中，最为重要、最为后世广泛所知的，还

是这部《昆虫记》。正如法布尔的先驱者、《自然史》的作者、法国作家布封所说，风格即人。这部《昆虫记》不仅仅是法布尔科学研究的才能和文学才能的代表，更能袒露他全部的人文灵魂和博大之爱。

法布尔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自然主义者，他始终忠于自己的眼睛表达见解。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饱受教会的攻击，晚年的达尔文笃信天主教，实质上是对教会妥协了。然而，法布尔坚持并发展了达尔文的基本理论，坚持自然论，不认同神创论，他颇不受统治法国的天主教会的待见。1870 以后，他的声誉日盛，但也因名气和见解，而饱受保守派及教会人士的抨击。由于当时的教会势力很大，管制着法国的教育系统，校方不断向他施加压力。法布尔因此最终被迫辞去学校的教职，甚至遭到了自己天主教房东的驱逐。

法布尔的一生倾心于学术研究，缺少置业理财的兴趣，因此一辈子贫穷困顿。屋漏偏逢连夜雨，失业后，他又遭遇丧子之痛，悲痛之下，他感染肺炎，病重几近死亡。侥幸病愈，逃过一劫之后，他举家迁到一个名为奥吉的偏僻小镇，住在一位富有的乡绅朋友所出借的房子里居住、著述。1879 年，他索性向好友们借一笔钱，在更偏僻的塞西尼翁村买下一栋意大利风格的旧房子和一公顷的荒地定居。他用故乡的普罗旺斯语将园子命名为“荒石园”。这片荒地满是乱石与野草，但是法布尔拥有一片自己的小天地观察昆虫的心愿终于达成。就在荒石园，法布尔度过他最后 30 年的岁月，并也在这里完成日后享誉全球的这部《昆虫记》。

《昆虫记》的写作，正是从住进“荒石园”开始的。法布尔深感动植物研究界太过冰冷，喜欢解剖、研究死的生物胜过活的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物。所以，他更愿意屈就自己去观察活的虫子们的生活状况，感同身受地记录那些昆虫为生存而斗争所表现的惊人的灵性。在生命中最后三十年的光阴里，法布尔收敛生命的全部力量，安静地活在回忆、深思与写作里，把记录区区小虫们的文字雕刻成为多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巨作。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这样努力的工作，成效是非常惊人的，使我们得以读到十卷本的《昆虫记》。

其实，现代生物学研究已经进入基因、克隆和分子领域。相形之下，《昆虫记》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都显得落伍很多。可正是这份美学的意蕴，让它永葆青春，在世界文学史上散发着独一无二的魅力。但它的诞生并非凭空而至的，却是法国智性散文传统的一个延续。法国文学相当注重散文之美，文学史上大部分优秀的作家都是一流的散文家，如布封、蒙田、笛卡儿、帕斯卡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诸多先贤，普遍受古罗马散文大家的影响，无论是表达情感，还是表达思想，都能极其重视散文的文体之美。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下，法布尔的创作充沛着人文意蕴和散文之美，虽是个人才能的充分体现，但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

进入了 20 世纪，法布尔出版了《昆虫记》最后几卷，并在全世界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他的才华受到人们的广泛崇敬，为他赢得了一大批的“粉丝”，包括达尔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德国心理学家荣格、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诗人马拉美等等，其中还有一位中国的“粉丝”——鲁迅。鲁迅称赞他是描述昆虫的楷模，做了他少时很有兴趣做却没能去做的事情。在他居住塞利尼翁的最后十几年光阴，不少学者、文学家纷纷前去拜访他，

包括生物学巨匠巴斯德、英国哲学家密尔等人。法兰西第三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大臣的推荐下，亲自登门，授予他荣誉勋位勋章。法国学术界和文学界一度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可惜，没有等到诺贝尔委员授予他这一大奖，法布尔就与世长辞了。

法布尔是在 1915 年在荒石园旧屋中逝世的，享年 92 岁。他立下遗嘱不愿埋葬先贤祠，在他钟爱的昆虫的陪伴下，死后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来自于荒原，回归于荒原，天地万物生长、凋亡，唯有雕虫者与他不朽的诗篇代代相传。

本书是十卷本《昆虫记》的选译本，由张菊红、马维维两位优秀的外语专业老师所翻译。完稿后由孙永林先生加以校正及润色，由我加以统稿。我们所付出的共同的努力，是为了让这部雕虫大美之作，再次飞到每一位热爱自然的读者身边，驻足、展开、绽放，呈现造物无与伦比的美。

2013 年 12 月 25 日

目　录

上部　本能的奇迹

第一章　荒石园 …… 003
第二章　碧绿的蝈蝈 …… 013
第三章　锥头螳螂 …… 024
第四章　天牛 …… 034
第五章　埋葬虫——埋葬 …… 046
第六章　埋葬虫——试验 …… 059
第七章　肉蓝蝇 …… 078
第八章　松毛虫的行进列队 …… 091
第九章　蜘蛛 …… 108
第十章　圆网蛛 …… 127

下部　双翅目昆虫的一生

第一章　卵蜂 …… 153
第二章　另一种钻探者 …… 170

第三章　幼虫的二态现象 …… 177
第四章　返祖现象 …… 193
第五章　我的学校 …… 204
第六章　水塘 …… 221
第七章　童年的回忆 …… 233
第八章　昆虫与蘑菇 …… 241
第九章　难忘的一课 …… 253
第十章　工业化学 …… 265

上部　本能的奇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荒石园

这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它是一小块地。嗯，虽不是太大，但却是用栅栏围起来，这可以避免毫无遮拦的公路带来的闹心事儿；它也是被人们遗弃的，贫瘠且被太阳炙烤的一小块地。但这里却是蓟（一种菊科植物）和黄蜂、蜜蜂的生存乐园。在这儿，不用担心路人带来的惊扰，我可以与砂泥蜂和打猎黄蜂交谈。在这种艰难的交谈中，我尝试着用它们的语言发现问题和寻找答案；在这儿，不用花费时间去远行，也没有疲惫的漫步让我神情紧张，我可以设计我的进攻计划，安置我的陷阱，并在每天时刻关注它们的结果。是的，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它总是萦绕在我的心怀，却又总是消失于未来的迷雾之中。

要知道，当每天被令人烦忧的生计问题所困扰时，在荒郊野外建立一个实验室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四十年来，我一直怀着坚定的信念，和穷困潦倒的生活做着抗争。最终，我日思夜想的拥有一个野外实验室的夙愿得以实现。尽管我为此付出了不屈不挠、日以继夜的工作代价，但现在我不想再去说它什么了。伴随着它的到来，我可能需要有一些空闲，这才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说的是可能，因为我的腿上仍然像是套着囚犯的锁链让我举步维艰。

这个愿望实现了，只是来得有点儿迟，我可爱的昆虫们！我很

担心当这里的桃子成熟的时候，我会因为掉光了牙齿而没有办法享用。是的，这个愿望实现得迟了点儿：原先宽阔的地平线已经收缩成低垂而压抑的苍穹，并且日甚一日。能够保留我值得的东西，对于过去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甚至对于曾经流逝的青春也不感到惋惜。我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我已经到了这般境地，种种往事和经历已让我筋疲力尽。我们需要扪心自问：这样的生活是否还有延续下去的价值？

在一片废墟包围中间，有一条颓圮的围墙，纹丝不动地矗立在它坚固的墙基上：这就是我对于科学真理追求的热情！哦，我忙碌的昆虫们，这是否能成为足够的理由，让我在你们的故事里适当地添加几页文字呢？我会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呢？的确，为什么我要把你们放弃那么长时间呢？

朋友们为此责备了我。呃，告诉他们吧，告诉那些既是你的也是我的朋友们，我并非健忘，也无厌倦，更未疏忽：我想念你们！我深信，大黄蜂的蜂巢会给我们展示更多美丽的秘密，而打猎黄蜂在追捕中也隐藏着很多神奇之处。但是我没有时间，我和不幸的命运做着搏斗，孤独一人，遭人遗弃。在理性思考之前，一个人首先要能活下去。告诉他们这些，他们将会原谅我。

还有些人指责我的写作风格，认为不够一本正经，也就是缺乏学究般枯燥的语言。他们总是担心一页浅白的、阅读起来毫不费力的文字，不足以表达事实的真相。照他们的说法，只有艰深晦涩的文字才能表达渊博的思想。你们这些长着蜇刺和盔甲上长着鞘翅的昆虫们，统统到我这里来，为我作有力的辩护吧！告诉他们，我们之间是多么的亲密无间。我是多么的爱你们，多么有耐心地观察你

们，多么仔细地记录你们的活动。你们的证词会毫无异议地显示：是的，虽然我的书还有粗糙的地方，但是没有空洞无物的公式和一知半解的废话，有的是在事实观察基础上所做的准确的叙述——恰到好处。无论是谁还存在质疑，他们将得到同样的答复。

那么现在，我亲爱的昆虫们，如果你们不能说服这些好人们，是因为你们单调的辩词还没有足够的分量。那么，就让我来对他们说：

“你们把动物切割了做实验，而我却研究活着的它们；你们把动物变成恐怖而可怜的尸体，而我却使得人们喜爱它们；你们在酷刑房和解剖室里工作，而我却在蔚蓝的天空下展开我的观察，伴随着蝉儿的鸣叫；你们用化学实验研究蜂巢的原生质，而我却探索它们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求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可是为什么我无法贯彻我的想法呢？因为野猪搅浑了清澈的溪流。博物学原本是年轻人极好的专业，可它却像细胞分裂一样越分越细，导致它变成了一门令人生厌和排斥的学问。如果说我的写作是为了学者和哲学家们——他们有朝一日或将解开一些关于本能的艰深难题——那么我所写的一切也是为了年轻人。我渴望让他们对博物学由痛恨转为热爱。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昆虫学领域里保持严谨的叙述，而又避免使用你们的科学术语的原因。你们经常用的科学术语，唉，就像从易洛魁人（北美印第安人）的土语中借用来的一样！”

不过这不是我当下要做的事情。我想谈的是我长期魂牵梦绕的那一小块地，我计划在上面建立一个活昆虫实验室。我最终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子里得到了它，这块地的名字叫作“荒石园”。在当地人们的语言中，它指的是无法开垦、乱石密布，只能生长百里香

（一种植物）的被废弃的荒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付出犁田的功夫也收效甚微。而当春雨偶然降临滋润，一些小草开始发芽的时候，绵羊也会经过这里。

不管怎样吧，在我的荒石园中，由于很多石块中夹杂有一些红土，让我开始了首次粗糙的耕种尝试。我被告知这里曾经生长过葡萄藤。的确，事实上当我们计划种植一些树木而挖掘这块地时，在各处都发现了一些宝贵的根茎。由于埋藏地下时间太长，已经部分地炭化了。我用唯一能够刨进土地的耕种农具三齿叉耙这块地。可是很抱歉，原先的植物都已经消失了。不再有百里香，不再有薰衣草，不再有丛生的胭脂虫橡树，这种矮小的橡树是可以形成小树林的，不过只要我们稍微一抬脚就能够跨过去。对于这些植物，尤其是前两种，可以为蜜蜂和黄蜂提供酷爱的饲料，或许对我有用。这迫使我在用三齿叉刨开的土地上栽种它们。

在我初次翻动的土壤里，有大量的植物在不需要我打理的情况下滋生蔓延，首当其冲的就是茅草。这是一种可恶的杂草，三年激烈的战火竟然没有成功地将其斩草除根。在数量上居第二位的是矢车菊，它们全都摆出一副冷酷的表情，浑身长着刺或星形的戟。它们的种类有黄花矢车菊、山地矢车菊、星苞矢车菊和粗叶矢车菊，而黄花矢车菊占主导地位。在到处都是盘根错节的矢车菊中间站立着的，是模样凶恶的西班牙婆罗门参，它们那宛若吊灯般摊开的橘红色花朵闪耀着光芒，而身上却长着如钉子般坚硬的刺。生长得比它高的是伊利亚里棉蓟，它们高耸直挺的单个茎有 1—2 米长，在茎的末梢长着硕大的粉红色花簇，它们的盔甲不比婆罗门参差。我们也不要忘了数量较少的蓟科植物：首先要认识的是多刺蓟或恶

蓟，它们全副武装的刺会让植物采集者不知从何下手；其次是矛刺蓟，它们长有丰富的叶片，而在每个叶片的末端都带有一个刺头；最后是黑蓟，它把自己收缩集聚生长成一个带穗的疙瘩头。在这些蓟之间，悬钩子属植物的蓝色嫩枝，像长绳似的在地上蔓延。想要在长满刺的灌木丛中观察黄蜂如何觅食，你必须穿上长筒靴，或者心甘情愿地忍受小腿被刺的痛楚。只要土地里还残留有一些春雨的水分，这些粗野的植物就会展现出生命的魔力，锥子般的婆罗门参和伊利亚里棉蓟的枝丫，就会从黄花矢车菊连片的地毯似的花海中冒出头来。但干燥的夏季到来后，这里又是一片荒芜，擦一根火柴都能将这里从头烧到尾。这就是我决定从今往后独自和昆虫们一起生活的极乐的伊甸园。它不过如此，而我却用四十年不顾一切的斗争才得到它。

说这块地是“伊甸园”很合我自己的胃口，我觉得在表述方面并无不妥之处。这块糟糕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上面撒一点儿萝卜种子的土地，对于蜜蜂和黄蜂来说，却是一个人间天堂。地里蓬勃生长的蓟和矢车菊会替我将周围所有的蜜蜂和黄蜂吸引过来。在我捕捉昆虫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能看到如此之多的昆虫。这里成为了所有昆虫的召集点。这儿有通过各种方式捕食的狩猎者，有泥屋建造者，有棉制品编制者，有一片树叶或一朵花瓣的碎片收集者，有粘贴板建造者，有搅拌灰泥的泥水匠，有给木板钻孔的木匠，有挖掘地道的矿工，有处理肠膜的工人，简直是不胜枚举。

这是一只什么呢？这是一只黄斑蜂。它刮擦拨弄着黄花矢车菊蛛网般的茎，将其堆集成一个球状物，并得意扬扬地用它的上颚把球状物衔到地下，再做成棉毡包用来储藏蜂蜜和卵。其他这些激烈

争夺战利品的家伙又是什么呢？它们是切叶蜂。它们的腹部带有黑色、白色或者血红色的切割刷。它们将离开蓟去探访隔壁的灌木，并在那儿将灌木的叶片切割成椭圆形，用以制作一个合适的容器来存放收获的物品。这些穿着黑丝绒衣服的小家伙是什么呢？它们是石蜂。它们利用泥浆和沙砾进行劳作。在荒石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它们在石头上建造的物体。这些猛然间一飞冲天并伴随着嗡嗡叫声的又是什么呢？它们是沙泥蜂，居住在陈旧的墙壁里和附近的向阳堤上。

现在到来的是壁蜂：其中的一只将蜂巢建在空蜗牛壳的螺旋壁上；另外一只正将一段干荆棘的髓汁吸掉，用它的前钩掏出一个圆柱形的住房，并用分隔墙将房间分成一层一层的；第三只使用一截断掉的芦苇的天然通道；第四只是某只高墙石蜂空闲走廊的免费租客。这里是大头蜂和长须蜂，它们的雄性长着骄傲的头角。毛斑蜂的后腿上带有很宽的刷子，这是它的采蜜工具。土蜂有很多不同的种类。隧蜂的肚子是纤细的。在此，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如果我想记录蓟科植物的客人们，将几乎可以容纳所有采蜜类的昆虫。我曾向波尔多（法国南部港市）的一位名叫佩雷的教授提供过新发现的昆虫珍品。他问我是通过何种特殊的方式，捕获如此之多罕见的甚至是新的品种。而我并不是老练而热情满满的捕猎者，我对于昆虫本身的兴趣远远超过用大头针将它们钉在橱柜里。全部的捕获昆虫的秘密，不过是在我那长着稠密蓟和矢车菊的园地里完成的。

非常巧合的是，和这个数量众多的采蜜者大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是捕猎它们的生物族群。在荒石园，“泥屋建造者”为了修筑围墙，在各处分散地堆积了大量沙子和石头，但它们的工程进展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